

歷朝

部說種五十三百一

大觀

古今說海

明雲間陸氏原編

集成圖書公司印行

集成

館書藏

說纂第二編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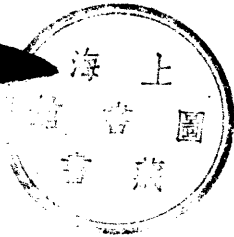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7 0142B

明
雲
間
陸
氏
原
編

說
纂

集
成
圖
書
公
司
印



宣統元年季冬月
第二次印於上海

古今說海

避暑漫抄

說纂九 散錄三

上西幸蜀祿山以車輦樂器及歌舞衣服迫脅樂工牽引犀象驅掠舞馬盡入洛陽復散於河北向時之盛掃地而盡矣泊肅宗克復方散求於人間其後歸於京師者十無一二初祿山至東都大設聲樂揣幽燕戎王番胡酋長多未之見因誑之曰吾當有天下大象自南海奔走而至見吾必拜舞鳥獸尙知天命有所歸何況人乎於是左右引象來至則瞪目憤怒略無拜舞者祿山大懷慚怒命置於檻穿中以烈火爇之以刀槊俾壯士乘高投之洞中胸臆血流數丈鷹人樂工見者無不掩泣明皇雜錄蕭瑀嘗因宴太宗謂近臣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時長孫無忌房玄齡相顧未言瑀引手取盃帝問曰卿有何說瑀對曰臣是梁朝天子兒隋室皇后弟唐朝左僕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而罷群居解頤安祿山敗史思明繼逆至東都遇櫻桃熟其子在河北欲寄遺之因作詩同去詩云櫻桃一籠子半赤半已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至詩成皆贊美之曰明公此詩大

佳若能言一半周至一半懷王即與黃字聲勢稍穩思明大怒曰我兒豈可居周至

之下周即其傳也 群居解頤

元和初達官與中外之親為婚者先已涉溱洧之譏就禮之夕儻相則有清河張仲

素宗室李程女家索催妝詩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程久之乃悟曰

張九張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於是群客大笑 解頤

李福妻裴氏性妬忌姬侍甚多福未嘗敢屬意鎮滑臺日有以女奴獻之者福意欲

私之而未果一日乘間言於妻曰某官已至節度使矣然所指使者率不過老僕夫

人待某無乃薄乎裴曰然不知公意所屬何人即指所獻女奴裴許諾爾後不過執

衣侍膳未嘗得一繾綣福又囑妻之左右曰設夫人沐髮必遽來報我既而果有以

沐髮來告者福即言腹痛且召其女奴既往左右以裴方沐不可遽已即告以福所

疾裴以為信然遽出髮盆中跣問福所苦既業以疾為言即若不可忍狀裴極憂之

由是以藥投童溺中進之明日監軍使及將校悉來候問福即具以告之因曰一事

無成固當有分所苦者虛咽一甌溺耳聞者莫不大笑 解頤

咸通中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能託諷諒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誦畢次及優倡爲戲可及褻衣博帶攝齋升坐稱三教論衡偶坐者問曰旣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坐而坐非婦人何須夫坐而後兒坐也上爲之啟齒又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非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非婦人奚待嫁爲上意極歡賜予頗厚

漢以孝廉取士而袁本初曹孟德皆舉孝廉唐重進士而黃巢屢舉進士科目之不

足據也如此

獨見錄

張巡之守睢陽玄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食竭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紙和之而意氣自如其謝加金吾表曰想娥眉之碧峯豫遊西蜀追鹿耳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元羶臊闕庭震驚陵廟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將士賦

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受圍如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
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陣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又夜
聞笛詩曰峇巖試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星月近戰苦陣
雲深旦夕高樓上遙聞吹笛吟

中興紀事

逆胡將亂於中原梁朝誌公大師有語曰兩角女子綠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
之月必消亡兩角女子安字綠者祿字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敗亡

哀異記

張易之行成之族孫則天臨朝太平公主引其弟昌宗入侍昌宗薦易之器用過臣
卽令召見俱承辟陽之寵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欲之情
愚智皆同惟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
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尙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鬢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
自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充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于朝聽臣愚職
在諫諍不敢不奏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唐史舊書詳載斯語
父子兄弟君臣薦進獻納如此亦可謂之穢史矣

唐文皇既以武功平隋亂又以文德致太平於篇詠尤其所好如曰昔乘疋馬去今
驅萬乘來詞氣壯偉固人所膾炙又嘗觀其過舊宅詩曰新豐停翠輦譙邑駐鳴笳
一朝辭此去四海遂成家蓋其詩語與功烈真相副也 唐史

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爲僧一日遊方遇黃蘗禪師同行因觀瀑布黃蘗曰我
詠此得一聯而下韻不接宣宗曰當爲續成之黃蘗云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初知
出處高宣宗續云溪澗豈能畱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其後竟踐大位兆先見於此
詩矣然自宣宗以後接懿僖之時海內遂不靖則作波濤之語豈非讖邪 大唐遺事

李煜歸朝後鬱鬱不樂見於詞語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聞於外太宗怒又傳小
樓昨夜又東風併坐之遂被禍龍袞江南錄云李國主小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
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輒數日出必大泣罵後主聲聞于外後主多宛轉避之
又韓玉汝家有李國主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 吟嘯集

李芳儀江南國主李景女也納土後在京師出嫁供奉官孫某爲武疆都監爲遼中
聖宗所獲封芳儀生公主一人趙至忠虞部自北虜歸明嘗仕遼爲翰林學士修國

史著虜庭雜記載其事時晁補之爲北都教官覽其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
曲云金陵宮殿春霏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年來粉黛稀滿堂
詩酒皆詞客奪錦揮毫在瑤席後庭一曲風景改收淚臨江悲故國令公獻籍朝未
央勅書築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室供奉一官奔武疆秦淮潮水鍾山樹塞北江
南易懷土雙燕清秋夢栢梁吹落天涯猶並羽相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有却還時
寧知翻手明朝事咫尺山河不可期倉皇三鼓滹沱岸良人白馬今誰見國亡家破
一身存薄命如雲信流轉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遣舞不由人採珠拾翠衣常好深
紅暗盡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急嘈雜琵琶酒闌泣無言數徧天河星只有南箕近
鄉邑當年千指渡江來千指不知身獨衰中原骨肉又零落黃鸝寄意何當回生男
自有四方志女子那知出門事君不見李陵椎髻泣窮邊丈夫漂泊猶堪憐江州廬
山真風觀李主有國日施財修之刊姓氏于石有太寧公主永禧公主皆李景女不
知芳儀者孰是也

吟嘆集

李煜在國微行娼家遇一僧張席煜遂爲不速之客僧酒令謳吟吹彈莫不高了見

煜明俊蘊藉契合相愛重煜乘醉大書石壁曰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大師鴛鴦寺主
傳持風流教法久之僧擁妓之屏帷煜徐步而出僧妓竟不知煜嘗密諭徐鉉鉉言

於所親焉

清異錄

李後主嘗買一硯山徑長纜踰尺前聳三十六峯皆大猶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
十人家爲米老元章得後米老之歸丹陽也念將卜宅久未就而蘇仲恭學士之弟
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並江一古基多群木唐晉人所居時米欲得宅而蘇覲得硯
於是王彥昭侍郎兄弟與登北固共爲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米後號海嶽菴者是也

硯山藏蘇氏未幾索入九禁矣

鐵圍山叢談

慈聖光獻曹后佐佑仁廟定策立英宗神宗乃本朝后妃盛德之至者也其在父母
家時與群女共爲撚錢之戲而后一錢輒獨旋轉盤中凡三日方止及晚歲疾病急
顧左右問此爲何日左右對以十月二十日實太祖大忌日也后頷之乃自語曰只
此日去只此日去免煩他百官蓋謂不欲別日立忌使百官有司有奉慰行香之勞
也遂以是日崩今人學道號超脫非常一旦於死生之際未必能達后之始終若此

豈非天人乎

神廟當空慨然興大有爲之志欲問西北二虜罪一日被金甲詣慈壽宮見太皇太后曰娘娘臣著此好否后迎笑曰汝甲甚好也雖然使汝至衣此等物則國家何堪矣神廟默然心服遂卸金甲

鐵圍山
叢談

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鑄一碑立于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牌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勅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卽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是年秋享禮官奏請如勅上詣室前再拜陞階獨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中黃門驗封啟鑰先入焚香明燭揭幔亟走出階下不敢仰視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復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後列聖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謁恭讀如儀不敢漏泄雖腹心大臣如趙韓王王魏公韓魏公富鄭公王荆公文潞公司馬溫公呂許公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靖康之變犬戎入廟悉取禮樂祭祀諸法物而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止高七八尺闊四尺餘誓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

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後建炎中曹勛自虜中回太上寄語云祖宗誓碑在太廟恐今天子不及知云云

秘史

政和初上始躬攬權綱不欲付諸大臣因述藝祖故事御馬親巡大內諸司至內後
拱宸門之左對後苑東門有一庫無名號但謂之苑東門庫乃貯毒藥之所也外官
一員共監之皆二廣川蜀每三歲一貢藥有七等野葛胡蔓皆預鳩猶在第三其上
者鼻嗅之立死於是親筆爲詔謂取會到本庫稱自建隆以來不曾有文遣此皆前
代用以殺不廷之臣藉使臣下果有不赦之罪當明正典刑豈宜用此可罷其貢廢
其庫將見在毒藥焚棄瘞于遠郊仍表識之母令牛畜犯焉嗚呼上聖至仁大哉堯
舜之用心也

叢談

林中書彥振攄氣宇軒昂有王陵之少戇罷政事去不得意寓揚州喪其偶久之忽
於几筵座上時見形飲食言語如平生狀仍決責奴婢甚苦彥振徐察非是乃微伺
其蹤則掘地得大穴破之羅捕六七老狐中一狐尤耄而白且解人語言向彥振求
哀曰幸毋見殺必厚報彥振弗顧悉命殺之迄無他

叢談

朝奉郎劉均國言侍其父吏部公罷官成都行李中水銀一篋偶過溪渡篋塞遽脫急求不獲卽攬取渡傍叢草塞之而渡至都久之偶欲取用傾之不出而斤重如故也破篋視之盡成黃金矣國初征澤潞時軍士於澤中鎌取馬草晚歸鎌刃透成金色或以草然釜底亦成黃金焉又臨安僧法堅言有歛客經於潛山中見一蛇其腹脹甚蜿蜒草中徐遇一草便嚙破一腹就磨頃之脹消如故蛇去客念此草必消漲毒之藥取置篋中夜宿旅邸鄰房有過客方呻吟牀第間客就訊之云爲腹脹所苦卽取藥就釜煎一杯湯飲之頃之不復聞聲意謂良已至曉但聞鄰房滴水聲呼其人不復應卽起燭燈視之則其人血肉俱化爲水獨遺骸臥牀急挈裝而逃至明主人視之了不測其何爲至此及潔釜炊飯則釜通體成金乃密瘞其骸既久經赦客至邸語其事方傳外人也

春諸紀聞

張守一爲大理少卿平反折獄死囚出免者甚多後有白頭老人詣前拜謝曰某非生人明公所出死囚之父也無以報德儻有防身之求或能致耳俄有詔賜脯城中縱觀守一見士人家女甚美悅之計無從出試呼前鬼問曰能爲我致否曰此易事

然不得久纔可七日而已遂營靜處設帷帳有頃而至女驚曰此何處守一及鬼在
傍給云此是天上因與欸昵情愛甚切至七日鬼復掩其目送還守一私覘女家云

女郎卒中惡不識人七日而醒

異聞錄

有神降於鄭浚家吟詩曰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蓮花渾望却空

將荷葉蓋頭歸

廣異記

富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飢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寘之道左空冢中而去後歸
鄉過此冢欲取其骨則兒尙活肥健於未棄時塚中有大蟾蜍如半輪氣咻咻然意
兒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歲肌理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
示小兒醫張荆筐張曰物之能蟄燕蛇蝦蟆之類是也能蟄則不食不食則壽千歲
若聽其不食不娶則仙道也父喜攜去今不知所在

仇池筆記

秦會之有十客曹冠以塾師爲門客王會以婦弟爲親客吳益以愛婿爲嬌客施全
以劃刃爲刺客李季以章醮爲羽客龔釜以治產爲莊客丁禩以通家爲狎客曹詠
以獻計取林一飛還子爲說客郭知運以離婚爲逐客初止有此九客耳秦旣死葬

於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雞黍孳生芻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後遺之於是謂之

弔客以足十客之數

中興筆記

嶺表或見異物自空而下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人中之卽病謂之瘴母海邊

時有鬼市半夜而合雞鳴而散人從之多得異物

番禺雜記

宣政宮中用龍涎沉腦屑和蠟爲燭兩行列數百枝豔明而香溢鈞天所無也南渡後久絕此惟太后回鑾沙漠復值稱壽上極天下之養用宣政故事然僅列十數炬太后陽若不聞上奉卮問此燭頗愜聖意否后曰爾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諸閣亦然上因后起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

聞見錄

宋陸游抄

字務觀號放翁山陰人

避暑漫抄終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養疴漫筆一卷

宋趙潛撰潛字元晉號冰壺葵之子也咸中潛嘗知建甯府是書雜記宋時瑣事末附醫方數條多摭摭他書而成如坦齋筆衡鶴林玉露瑞桂堂暇錄譚淵之類亦間註出處寥寥數頁殆非完書亦書賈從說部錄出託爲舊本者也

古今說海

養痾漫筆

說纂十 散錄四

靖康之變中原爲虜地當時高人勝士陷沒者不少紹興庚申辛酉河南關陝暫復有白關中驛舍壁間得詩二絕云鼙鼓轟轟聲徹天中原廬井半蕭然鶯花不管興亡事妝點春光似去年又云渭平沙淺鴈來棲渭漲沙移鴈不歸江海一身多少事清風明月淚霑衣

張南軒晚得奇疾虛陽不秘每歎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吾平生理會何事而心失所養乎竟莫能治踰年而卒就歛通身透明腑臟筋骨慄慄可數鑿徹如水晶自昔醫書不載此疾之症

坦齋筆衡

翟欽甫者金人也衆飲清菴欽甫偶至衆不之識俾賦清菴詩欽甫故拙其句云爲問清菴何以清衆拍手大笑及賦第二句霜天明月照蓬瀛衆失色連賦廣寒宮裏琴三弄白玉樓頭笛一聲金井玉壺秋水冷石田茅屋暮雲平夜來一枕遊仙夢十二瑤臺獨自行衆愧謝延之上坐

瑞桂堂暇錄

嘉泰間內臣李大謙於行都九里松玉泉寺創建功德寺役工數內有漆匠張某者天台人偶春夜出浴回於道中遇一老嫗挽入小門暗中以手捫壁隨嫗而行但覺是布幙轉經數曲至一室中使就物坐此嫗乃去繼有一尼攜燈至又見四壁皆有青赤衣帷遮護終不知是何地此尼又引經數曲及至一室燈燭酒殺器皿一一畢備俱非中下人家所有張見之驚異亦不敢問其所以且疑且喜尼往頃時復至後有一婦人隨來容美非常惟不冠飾張殊畏懼尼逼使坐遂召前嫗命酒殺數盤此婦人更不一語尼云已晚矣張但懇尼云匠者無錢尼終不顧遂令寢就尼執燈扃戶而去張屢詢所來及姓名而婦人竟無一語疑爲瘖疾至鐘動尼復至啟鑰喚張起如前令嫗引出亦摸布壁行覺至一門非先來所經此嫗令出街可至役所張如夢寐中行至一街迨曉卽離役所二里許後循路歸其董役者責之及聞此事使人徧訪終不得其原所入門域衆皆謂遇鬼物而有一木匠云固籠借種耳

葦航紀談

建隆中曹彬潘美伐江南城既破李煜白衫紗帽見二公先見潘設拜潘答之次見曹設拜曹使人明語之曰介胄在身拜不及答識者善之二公先登舟召煜飲茶船

前獨設一木脚道煜嚮之國主儀衛甚盛一旦獨登舟徘徊不能進曹命左右掖而登焉既一啜曹謂李歸辨裝詰旦會于此同赴京師未曉如期而赴焉潘始甚惑之曰詎可放歸曹曰適來獨木版不尙能前畏死甚也既許其生赴中國矣焉能取死衆皆服其識量譚淵

太祖一日小宴顧李煜曰聞卿能詩可舉一首煜思久之乃舉咏扇詩云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太祖曰滿懷之風何足尙侍臣莫不嘆服譚淵

太原王仁裕家遠祖母約二百餘歲形質纔三四尺兩眼白睛皆碧飲啗甚少夜多不睡每月餘忽不見數日復至亦不知其來往之迹牀頭有一柳箱可尺餘封鎖甚密人未常得見其中物常戒諸孫曰如我出慎勿開此箱開則我不回也諸孫中有一無賴者一日醉酒而歸祖母不在徑詣牀頭取封鎖柳箱開之其中止有一小鐵篋子餘無他物自此祖母竟不回矣譚淵

竹之異品頗多成都古今記云對青竹黃而溝青故每節若間出云此竹今浙中亦有之惟會稽頗多彼人呼爲黃金間碧玉辰州有一種小竹曰龍絲竹生山谷間高

不盈尺細僅如針前輩詩有小竹如針能具體卽此也武陵桃源山有方竹四面平整如削堅勁可以爲杖予頃在湖湘間見有以竹爲桶者其徑幾二尺羅浮山記云第三峯有竹大徑七尺圍節長丈二葉若芭蕉謂之龍公竹松憲雜錄有異竹篋長二百餘尺玉篇云篋竹可爲舟但未親見耳云實有之

陳同甫名亮號龍川始聞辛稼軒名訪之將至門遇小橋三躍而馬三却同甫怒拔劍揮馬首推馬仆地徒步而進稼軒適倚樓望見之大驚異遣人詢之則已及門遂定交稼軒帥淮時同甫與時落落家甚貧訪稼軒于治所相與談天下事酒酣稼軒言南北之利害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且言錢唐非帝王居斷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鼈飲罷宿同甫于齋中同甫夜思稼軒沉重寡言醒必思其誤將殺我以滅口遂盜其駿馬而逃月餘同甫致書稼軒假十萬緡以濟貧稼軒如數與之

孝宗幸天竺及靈隱有輝僧相隨見飛來峯問輝曰旣飛來如何不飛去對曰一動不如一靜又看觀音像手持數珠問曰何用曰念觀音經問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

求已孝宗大喜

本朝四帝亦有吉符真宗卽來和天尊出楊礪之夢紀載諸國史祥符崇尙道教建立宮觀專尙祥瑞王欽若獻芝草八千一百三十九本丁謂獻芝草三萬七千餘本獨孫奭不然其事真宗久無嗣用方士拜章至上帝所有赤脚大仙微笑上帝卽遣大仙爲嗣大仙辭之帝曰當遣箇好人去相輔贊仁宗在禁中未常鞋惟坐殿方御鞋轆下屐卽去之徽宗卽江南李主神祖幸秘書省閱江南李主像見其人物儼雅再三歎訝而徽宗生時夢李主來謁所以文采風流過李主百倍及北狩女真用江南李主見藝祖故事高宗章后生徽宗夢錢王再三乞還兩浙夢覺與鄭后言朕夜被錢王取兩浙甚急鄭后奏云昨夜妾夢亦然須臾報章后誕高宗及建炎渡江今都錢唐百有餘年豈非應乞兩浙之夢乎夷門志載宣和間禁中有物曰獮音來塊然一物無頭眼手足有毛如漆中夜有聲如雷禁中人皆云獮來諸閣皆扃戶徽廟亦避之甚至登亢金坐移時或往諸嬪妃榻中睡以手撫之亦溫暖曉則自榻袞下而去罔知所在後宮嬪妃夢中有與同寢者卽此獮也或云朱溫之厲所化左傳云

豕人立而啼未必誣也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有雙勝交環謂之二勝環取兩宮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環進高廟日尙御冕偶有一伶人者在傍高宗指環示之此環楊太尉進來名二勝環伶人接奏云可惜二勝環且放在腦後高宗亦爲之改色此所謂執藝事以諫也

王黼宅與一寺爲鄰有一僧每日於黼宅旁溝中灑取流出雪色飯洗淨曬乾數年積成一囤靖康城破黼宅骨肉絕食此僧卽用所積乾飯復用水浸蒸熟送入黼宅老幼賴之無餒

眞定大歷寺有藏雖小精巧藏經皆唐宮人所書經尾題名氏極可觀佛龕上有一匣藉匣古錦儼然有開元賜藏經勅書及會昌閒賜免拆殿勅書有塗金匣藏經一卷字體尤婉麗其後題曰善女人楊氏爲大唐皇帝李三郎書

士之窮通出處蓋有命焉非人所能爲也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簡令叔黨持與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童子厚二子曰持

曰援者來取問竊觀乃揚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二章驚喜攜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爲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方叔幾於閣筆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坡謂同列曰此必方叔視之乃葛敏修時山谷亦與校文曰可賀內翰得人此乃僕宰泰和時一學子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嘆恨作詩送其歸所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空迷日五色者是也其母嘆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余謂坡拳拳於方叔如此真盛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爲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

瀉熙中王季海爲相奏起汪玉山爲大宗伯知貢舉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極相得屢黜于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胥會于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典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爲驗其人感喜玉山既知貢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子用三古字者遂

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竊怪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于他人玉山終不釋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於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閒步廡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漉漫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于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枯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嘆

鶴林玉露

臨安中瓦在御街上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術士皆聚焉凡挾術者易得厚獲而近來數十年間向之行術者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老於談命者下問後進汝今之術卽我向之術何汝驗我若何不驗後進者云向年士大夫之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日士大夫之命多帶刑殺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爲監司郡守

闔師者日以殺人爲事邪老師歎服

狒狒讚曰狒狒怪萌被髮操竹獲人則笑唇掩其目終亦號跳反爲我戮物類相感志曰狒狒出西南蠻宋建武中安昌縣進雌雄二頭帝曰吾聞狒狒能負千斤旣力若此何能致之對曰狒狒見人輒笑笑則下唇掩其額故可以釘之髮可爲朱纓血可染衣似獼猴人面而紅作人言鳥聲善知人生死飲其血使人見鬼帝命工圖之元稹詩狒狒穿筒格猩猩置屐馴狒房沸切

凡人溺死者及服金屑未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 耳暴聾者用全蠋去毒爲末酒調滴耳中聞水聲卽聾愈 枸杞子榨油點燈觀書能益目力 金瘡刀斧傷用獨殼大粟研爲乾末傅之立止或倉卒用生嚼傅亦驗 喉痺并乳鵝蝦蟆衣鳳毛草搗細入鹽霜梅肉煑酒各少許和再研細布絞汁鵝毛刷患處隨手吐痰卽消 癰疽惡瘡初腫起當歸次黃蘗皮羌活爲細末生鷺鷥膝搗汁調傅瘡之四圍自然收毒聚作小頭卽破切不可併瘡頭傅之恐毒氣四攻不可收也

新昌徐氏婦病產有名醫陸某在二百里外輿致之及門婦已死但胸膈間猶微熱

陸入診之良久曰此血悶也得紅花數十斤則可活主人亟購如數陸乃爲大鍋煮之候湯沸遂以三木桶盛湯於中取窗格藉婦人寢其上湯氣微復進之有頃婦人指動半日遂蘇

四明延慶寺一僧自頂至踵平分寒熱醫無識者有一道人曰此生偏腸毒也藥之一夕而愈

骨鯁用犬涎穀芒用鵝涎無弗愈者皆以意推也

孝宗嘗患痢衆醫不効德壽憂之過宮偶見小藥肆遣中使詢之曰汝能治痢否對曰專科遂宣之至請問得病之由語以食湖蟹多故致此疾遂令診脉曰此冷痢也其法用新采藕節細研以熱酒調服如其法杵細酒調數服卽愈德壽大喜就以杵藥金杵曰賜之至今呼爲金杵曰嚴防禦家可謂不世之遇

病眼生赤瘴者取田螺一枚去掩以黃連末糝之置于露中曉取則肉化爲水以之滴目赤瘴自消

治嗽方甚多余得一方甚簡但用香櫟去核薄切作細片以時酒同入砂瓶內煮令

熟爛自昏至五更爲度用密拌勻當睡中喚起用匙挑服甚効又越州某學錄云少時苦嗽百藥不療或教用向南柔桑條一束每條寸折內鍋中太約用水五碗煎至一碗於盛暑中遇渴飲之服一月而愈 象山縣村民有患水腫者以爲鬼禍訊之卜者卜者授之方用田螺大蒜車前草和研爲膏作大餅覆臍上水從便出數日遂愈

宋趙潛錄

養疴漫筆終

古今說海

虛谷閒抄

說纂十一 散錄五

安西市帛肆有販鬻求利而爲之平者姓張家富於財居光德里其女國色也嘗晝寢夢至一處朱門大戶檠戟森然由之而入望其中堂若設燕張樂左右廊皆施帷幄有紫衣吏引張氏於西廊幕次見少女如張等輩十許人皆花容綽約釵鈿照耀既至吏促張妝飾諸女迭助之理澤傅粉有頃自外傳呼侍郎來競隙間窺之見一紫綬大官張氏之兄賞爲其小吏識之乃吏部沈公也俄雙呼曰尙書來又有識者并帥王公也逡巡復連呼曰某來皆郎官以上六七人坐畢前紫衣吏曰可出矣羣女旋進金石絲竹鏗鏘震響中宵酒酣并州見張氏而視之尤屬意焉謂曰汝習何技能對曰未嘗學聲音使與之琴辭不能曰第操之乃撫之而成曲予之箏亦然琵琶亦然皆平生所不習也王公曰恐汝或遺乃令口授吟曰環梳鬧掃學宮妝獨立閒庭納夜涼手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謂張曰其歸辭父母異日復來忽驚啼而寤手捫衣帶曰尙書命我矣索筆錄之問其故泣對所夢且曰殆將死乎母

怒曰汝作魔爾何乃出不祥言如是因臥病累日外親有持酒殺者又有將食來者女曰且須膏沐澡淪母聽良久麗妝盛飾而至食畢乃徧拜父母及坐客曰時不可留某今往矣因授衾而寢父母環伺之俄遂卒會昌二年六月十五日也

三夢記

同昌公主薨帝傷悼不已以仙音燭賜安國寺冀追冥福其狀殊高層層露寶爲之花鳥皆玲瓏燭既然點外玲瓏者皆響動丁當清逸燭盡響絕莫測其理

逸史

蜀中有一道人賣自然羹人試買之盃中二魚鱗鬣腸胃皆具鱗間有黑紋如一圓月味如澹水食者旋剔去鱗腸其味香美有問魚上何故有月道人從盃中傾出皆是荔枝仁初未嘗有魚并月則笑而急走回顧云蓬萊月也不識明年時疫食羹人皆免道人不復見

寶退錄

幽州石老者賣藥爲業年八十忽腹大十餘日不食惟飲水而已其疾猶扶持而行比明其子號泣呼四隣云適來有病白鶴入吾父室中吾父亦化爲白鶴同飛去矣遂指雲中白鶴擗地號叫人異而觀之皆焚香禮拜節度使李懷仙差兵馬使朱希來驗見室中有穿紙格出入處遍問邑人四鄰皆言石老化爲白鶴飛去翔翥雲間

移時節度使賜絹一百匹米一百石與石老子家遠近傳石老得仙太清宮道士段常著續仙傳備載石老升仙事月餘其子與鄰人爭鬪官中訊鞠乃爲分絹不平云石老病久其夕奄忽將終其子以木貫大石縛父屍沉於桑乾河水妄指雲中白鶴是父州縣復差人檢驗於所說沉水處澇漉得屍懷仙遂杖殺其子

辨疑志

吳郡太湖中有聖姑棺洞庭山有聖姑寺并祠其棺在祠中俗傳聖姑之死已數百年其貌如生遠近來賽歲獻文服妝粉不絕有人欲得觀者巫祕密云慎不可若開便有風雨之變村閭皆信事之無敢窺者巫又妄傳云有見者衣妝儼然一如生人大厯中福建觀察使李照之子七郎者性狂兇恃勢不懼程法因率奴客啟棺視之惟朽骨髑髏而已亦無風雨之變

辨疑志

淄青有一百姓家燕窠累年添接僅踰三尺其燕哺雛既飛忽一日有諸野禽飛入庭除俄而漸衆棟宇之上棲息無空隙不復畏人廚人饋食於堂手中盤饌皆被衆禽搏撮莫可驅逐其家老人罔測災祥顧之甚悶忽以杖擊破燕巢隨手有一白鳳雛長三尺以來自巢而墮未及於地卽掀然出戶望西南冲天而去諸禽亦應時散

逝須臾而盡又一家亦是燕巢中忽然赤色光芒而隱隱有聲若鳴鼓地中日夜不絕夜後相巡呵喝於外責其不戢燈燭既入其舍視之不見有火纔出門外望之則有火焰亘天居旬日間人漸聲傳或聚觀其家老人懼偶以拄杖探燕巢中卽有一小赤龍子長尺餘墮下鱗甲炳煥老父驚戰速以裊褥藉之焚香禱謝未畢而見一大龍長丈餘自簷屋而入光如列炬燦人瞻視一家震駭竄伏稽顙龍徐徐擁其子入自寢室穴屋騰天而去亦不損物然二家不三數年皆隳敗焉

金華子
雜編

徐太尉彥若之赴廣南將渡小海有隨軍將忽於海淺瀨中得一小琉璃瓶子大如嬰兒之拳內有一小龜子長可一寸往來旋轉其間略無暫已瓶項極小不知所入之由也因取而藏之其夕忽覺船一舷壓重乃起視之卽有衆龜層疊就船而上其人大懼以將涉海慮致不虞因取瓶祝而投諸海衆龜遂散既而話於海船之胡人曰此所謂龜寶也希世之靈物惜其遇而不能有蓋薄福之人不勝也苟或得而藏家何慮寶藏之不豐哉惋歎不已

雜編

僖宗聰睿強記好馳騁諸色博弄無不周徧季年寵內園小兒張浪狗好歌能舞纔

十六七寵冠儕輩忽一日浪狗曰臣無馬乘僖宗乃密與銀一百兩令自買之時聖駕方自岐陽回長安少有好馬浪狗於雲陽縣求得一疋畜宣徽南院僖宗一日獨行院中聞浪狗得馬潛行看之此馬未曾騎習僖宗巡繞馬左右謂浪狗曰好馬好馬數徧不已馬忽騰躍右足踏僖宗左脅便倒地不蘇浪狗驚惶急取銀孟子以尿管僖宗口良久方蘇歸後稱氣疾以給醫術二十餘人候脉出藥皆言是膀胱之氣並無瘳効脅痛轉劇臥十二日崩本因馬踏也

雜錄

太祖天性不好殺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勿妄殺人曹潘兵臨城久不下乃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赫怒批還其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妄殺也詔至城已破計城破日乃批狀時也天人相感如此

曲洧舊聞

蔡元長享用侈靡喜食鶉每預畜養之烹殺無數一夕夢鶉數千百訴於前其一鶉居前致辭曰食君廩中粟作君羹中肉一羹數百命下筋猶未足羹肉何足論死生猶轉轂勸君宜勿食禍福相倚伏觀此亦可爲恣饕餮而暴殄天物者之戒矣

章子厚惇初來京師赴省試年少美丰姿當日晚獨步御街見雕輿數乘從衛甚都最後一輿有一婦人美而豔揭簾以目挑章章因信步隨之不覺至夕婦人以手招與同輿載至一甲第甚雄壯婦人者蔽章雜衆人以入一院甚深邃若無人居者少選前婦人始至備酒饌甚珍章因問其所婦人笑而不答自是婦人引儕輩迭相往來甚衆俱亦姝麗詢之皆不顧而言他每去則以巨鎖扃之如是累日夕章爲之體敵意甚徬徨一姬年差長忽發問曰此豈郎所遊之地何爲至此邪我主翁行迹多不循道理寵婢多而無嗣息每鉤致年少之徒與羣婢合久則斃之此地數人矣章惶駭曰果爾爲之奈何姬曰觀子之容蓋非碌碌者似必能脫主人翌日入朝甚早今夕解我之衣以衣子我且不復鎖門俟至五鼓吾來呼子亟隨我登廳事我當以厮役之服被子隨前騶以出可以無患矣爾後慎勿以語人亦勿復由此街不然吾與若皆禍不旋踵矣詰旦果來扣戶章用其術遂免於難及既貴始以語族中所厚善者云後得其主翁之姓名但不欲曉於人耳少年輩不可不知戒也

投轄錄

清源人陳褒隱居別業臨牕夜坐外卽曠野忽聞人馬聲見一婦人騎虎自牕下過

徑之屋西室內壁下先有一婢臥婦人卽取細竹杖從壁隙中刺之婢卽云腹痛開戶如廁褒方駭愕未及言婢始出已爲虎所搏遽前救之僅免鄉人云村中恒有此怪所謂鬼虎者也

稽神錄

池州進士鄒閩貧有守一日將之外邑凌晨啓戶見一小箚籠子在門外無封鎖開視之乃白金酒器數十事約重百兩殆曉寂無追捕者遂挈歸謂其妻曰此物無因而至豈天賜我乎語未絕覺股上有物蠕蠕動金色爛然乃一蠶也遂撥去之未回手復在舊處以足踐之雖隨足而碎復在閩胸腹上矣棄之水投之火刀傷斧碎皆卽如故衾裯飲食之間無所不在閩甚惡之友人有識者曰吾子爲人所賣矣此所謂金蠶蠱者是也始自閩廣近至吾鄉物雖小而爲禍大能入人腹中殘嚙腸胃復完然而出閩愈懼乃以箚籠事告之其友曰吾固知之矣子能事之卽得所欲日致他財以報耳閩笑曰吾豈爲此也友曰固知子不爲也然則奈何閩曰復以此蟲并舊物置籠中棄之則無患矣友人曰凡人畜此雖久而致富卽以數倍之息并原物以送之謂之嫁金蠶其蟲乃去直以元物送之必不可遣今子貧居豈有數倍之

物乎實爲子憂之聞乃仰天歎息曰吾平牛以清白自處誓不失節不幸今有此事遂歸家告其妻曰今事之固不可送之又不能惟有死耳若等好爲後事乃取其蟲擲於口而吞之舉家救之不及妻子號慟謂其必死數日間寂無所苦飲啜如故逾月亦無恙竟以壽終其家亦因獲金之故遂致小康豈以至誠之感妖孽不能爲害乎

幕府燕
閒錄

姑蘇馮氏兄弟三人甚相愛其季娶婦未逾年輒諷其夫使分異夫怒曰吾家同居三世矣汝欲敗吾素業邪婦乃不復言其仲每對親戚切齒謂此婦必破吾家一日其婦向夫悲泣求去詰之不答固問之始收淚曰妾父母以君家兄弟篤於友義故以妾歸君今仲常欲私我不敢從每恚怒欲令君逐妾向勸君別居其實慮此使妾不幸爲仲所污縱君含耻能忍妾亦何面目以見親戚乎因泣不止季怒遂逼其兄析居而孝友衰焉

遜齋
閒覽

婦人之妬有異甚者四十年前撫州監酒范寺丞者妻色美而妬范寵憚之同官每休暇招妓燕集皆不得預一夕范輪次直宿會有告私釀者范晨率吏卒徑往搜捕

其同事李供奉者素知范妻之妬戲取妓鞋密置范臥具中須臾務吏攜衾褥歸妻展衾得鞋神色沮喪詰所從來吏言不知於是泣怨良久拊心而呼曰天乎有是邪乃入室闔戶而寢頃之范還排戶入則自經死矣又有人任湖南倅妻生一子已周歲夫婦甚愛憐之偶一日郡守在告倅攝郡事會鄰郡太守過郡開宴命妓妓中有一秀慧者立侍倅側倅顧與語及戲爲酒令笑語方酣忽鈴吏擎生肉二盤置賓主前倅愕問其故則子肉也蓋妻忿夫與妓語乃手刃其子封肉以獻其毒忍至此

遜齋

聞覽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預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其初受敕修書也語其妻曰吾今修書可謂胡孫入布袋矣妻曰君於仕宦何異鮑魚上竹竿邪聞者皆謂確對

歸田錄

余尙書靖慶歷中知桂州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每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于林中甚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不詳其何怪也公遣人尋之見其聲自一大栢中出乃伐取以爲枕笛聲如期而發甚寶惜之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

工解視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於月下吹笛之像雖善畫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

遜龍
閒覽

陳子直主簿妻有異疾每腹脹則腹中有聲如擊鼓遠聞於外行人過門者皆謂其家作樂腹消則鼓聲亦止一月一作醫莫能知

登州海中遇晴霽忽見臺觀城市人物往還者謂之海市東坡嘗一見之又歐公過河朔高唐縣宿驛舍夜聞鬼神自空中過人畜之聲一一可辨父老云二十年前曾晝過土人謂之海市高唐去海實遠海市之說竊恐不然舊說漢時有人奉使過海忽見漢家宮闕臺殿如在目前使人因其衣冠向闕而拜須臾風駛舟行遂迷所在又酉陽雜俎云有人掘井深已倍常井數丈不見水忽聞向下車馬人物喧闐之聲近如隔壁出以告州將州將遣數人驗之不誣欲奏其事恐涉怪而止遽令塞之又湘潭界中有寺名方廣每至四月朔日在東壁則照見維揚官府樓堞居民舍宇物物可數又家弟曾宿福清紫微院至三鼓後忽聞院後譁呼交易之聲儼如城市皆是浙音達旦而止明日起視皆高山峻壁也寺僧云一歲之中凡數次如此人謂之

鬼市幽陰之事蓋有非人意所能測者聞

宋方回錄字萬里
號虛谷

古今說海 說纂戊集 虛谷閒抄

虛谷閒抄終

古今說海

蓼花洲閒錄

說纂十一 散錄六

五代時有僧某卓菴道邊藝蔬丐錢一日晝寢夢一金色龍食所藝蒿苳數畦僧寤驚且曰必有異人至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之所取蒿苳食之僧視其狀貌凜然遂攝衣延之餽食甚勤頃刻告去僧囑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且曰公他日得志願爲老僧只於此地建一大寺偉丈夫乃藝祖也既卽位求其僧尙存遂命建寺賜名普安都人稱爲道者院則壽皇聖帝王封之名已兆於此

清波雜志

江南徐諤得畫牛晝齧草闌外夜則歸臥闌中持以見後主煜煜獻闕下太宗問羣臣俱無知者惟僧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膽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

清波雜志

兵部尙書杜業任樞密有權變足機會兵賦民籍指之掌中其妻張氏妬悍尤急室絕婢妾業憚之如事嚴親烈祖常命元皇后召張至內庭誠之曰業位望通顯得置

妾媵何拘忌如此豈婦道所宜邪張雪涕而言業本狂生遭逢聖運多壘之初陛下所籍者駑馬未竭爾而又早衰多病縱之必貽其患將誤於任使耳烈祖聞之大加

獎歎以銀盆綵段賞之

南唐近事

陳覺微時為宋齊丘客及為兵部侍郎也其妻李氏妬悍親執庖爨不置妾媵齊丘選已之婢三人與之李亦無難色奉事三婢若舅姑禮人問其故李曰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若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既不自安求還宋第宋笑而許之

南唐近事

大中祥符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夜榮王宮火起時大風從東北來五更後火益盛

予起

登樓見之知是禁中通夕不寐

未明東宮六位一時蕩盡宮人多有走上東華門樓有出不及者焚

死百餘人

東宮六位東行第一雍王第二相王第三南陽郡王西行第一兗王第二普王第三榮王第四卽連御廚密邇上臺

二十四日左掖

門東並不開朝者皆趨右掖門天明宰臣等立於內東門廊廡之下既而火至承天門西燒儀鸞司又燒朝元殿後閣西至東上閣門長春殿西奪折南北廊以絕火勢火遂南燒內藏庫香藥庫又東回燒左藏庫直西燒祕閣史館午時燒乾元門東角樓西至朝堂救之而止未時火出宮城連燒中書省門下省鼓角司官院是夕燒

毀屋舍計二千餘間救焚而死者千五百人火至夜不絕宰臣樞密兩制是夕並宿禁中是時救左藏庫人尤衆輦出金銀帛疋莫知其數積於城牆之上及燒角樓風急回東北又燒之煙焰燭天救者不能措手初燒長春殿南廊火自屋內西行忽隔十餘間而發人皆奔走趨避之所存惟大內及中書樞密院以西而已是時二王無居處寓於東華樓至夕召入禁中明日出居於上源驛時焚諸庫中香聞十餘里祕閣三館圖籍一時煨燼俱盡又大風中有飄書籍至汴水之南者中夕風定火亦止二十五日詔知諸王與中使閻六慶岑守素勸遣火之踪中人說二十四日欲明火勢漸東來遂拆御廚主廊數百人登屋運水時望見宮人相壓死於煨燼中甚衆猶有手足能動者曹王夫人將投火中救之獲免宮人入火者不知其數禁中大樹焚之殆盡所餘亦焦枯焉惟相王宮在東南火自西北起王四更破東牆自率宿衛者運府庫等物出之十得七八矣五月三日榮王落遂州節度使降封瑞王

先領梓遂二州也

其日勘得掌茶酒宮人韓小姐新與親事官孟貴私通多竊寶器以遺之後事泄王乳母將決責之小姐乃謀放火因而奔出有琵琶伎人王大賽者知之受小姐金而

不言二十三日夜半於佛堂前簾上舉炬燕之時因風急火遂大作

玉堂逢辰錄

祥符中西蜀有二舉人同硯席既得舉貧甚干索旁郡以辦行將迫歲始離鄉里懼引保後時窮日夜以行至劍門張惡子廟號英顯王其靈蠻震三川過者必禱焉二子過廟已昏晚大風雪苦寒不可夜行遂禱於神各占其得失且祈夢爲信草就廟廡下席地而寢入夜風雪轉甚忽見廟中燈燭如晝殺俎甚盛人物紛然往來俄傳導自遠而至聲振四山皆岳瀆貴神也既就席賓主勤酬如世人二子大懼已無可奈何潛起伏暗處觀焉酒行忽一神曰帝命吾儕作來歲狀元賦當議題一神曰以鑄鼎象物爲題既而諸神皆一韻且各刪潤彫改商榷又久之遂畢朗然誦之曰當召作狀元者魂魄授之二子默喜私相謂曰此正爲吾二人發迨將曉見神各起致別傳呼出廟而去視廟中寂然如故二子素聰警各盡記其賦亟寫於書帙後無一字忘相與拜賜鼓舞而去倍道而行笑語欣然惟恐富貴之逼身也至京適將引保就試過省益志氣洋洋半驗矣至御試二子坐東西廊御題出果鑄鼎象物賦韻腳盡同東廊者下筆思廟中所書懽然一字不能上口間關過西廊問之西廊者望見

東來者曰御題驗矣我乃不能記欲起問子幸無隱也東廊者曰我正欲問子也於是二子交相怒曰臨利害之際乃見平生且此神賜而獨私以自用天其福爾邪各憤怒不得意草草信筆而出及唱名二子皆被黜狀元乃徐爽也既見印賣賦二子比廟中所記者無一字異也二子歎息始悟凡得失皆有假手者遂皆罷筆入山不復事筆硯恨不能記其姓名云

雋永錄

元豐二年相州安陽縣民段化以疾失明其子簡屢求醫不驗一夕忽夢神人告之曰與爾此藥可用人髓下之則汝父之目立見光明既悟手中果得藥簡乃卸左母插骨取髓調藥以進立愈相州具奏其事古有爲父母卸指者指復更生自非至誠安能動天地感鬼神哉似段簡者安知不然也

搜神秘覽

西川費孝先善軌革世皆知名有大名人王旻因殖貨至成都求爲卦孝先日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攜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再三戒之令誦此數言足矣旻志之及行途中遇大雨憇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邪遂冒雨行未幾屋顛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鄰比欲講終身之好俟旋歸將致毒謀旻

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新沐者乃夫也日欲哺呼旻洗沐重易巾櫛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也堅不從婦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既覺驚呼隣里共視皆罔測其由遂被囚繫拷訊獄就不能自辯郡守錄狀旻泣言死即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郡守守命未得行法呼旻問曰汝鄰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僚佐曰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非康七乎由是辯雪誠遇明即活之効歟

搜神秘覽

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內批出令斬一漕官明日宰相蔡確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今已行否確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人何疑確曰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惡處門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聲色俱厲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

退齋筆錄

蔡確之子懋宣和末爲同知樞密院事因奏事言及確南遷時事云蘇軾有章救先臣確臣家嘗傳錄因袖出章進上上皇云蘇軾無此章軾在哲宗朝所上章哲宗一

一旋封册子手自錄次今在宮中並無此章懋悵然而退

東坡先生嘗遇客行一令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未濟既濟一人云劉寬糞污朝衣家人小過先生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太畜後斬小畜蓋爲荆公發也

唾玉集

朝廷嘗遣使高麗彼一僧館伴宴會中行令云張良項羽爭一傘良曰涼傘羽曰雨

傘我使曰許由與晁錯爭一瓢由曰油葫蘆錯曰錯葫蘆

漁隱叢話

集句自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開敏以文爲戲然後大著嘗見手書下第偶成云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雲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姮娥何惜一枝春鳳凰詔下雖露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用處著朱騎馬是何人又云年去年來來去忙爲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東風舞一場至元豐間王文公益工於此人言此自公始非也

金玉詩話

王介甫以次女適蔡卞吳國夫人吳氏驟貴又愛此女乃以錦爲帳未成禮而華俊之聲已聞於外神宗一日問介甫云卿大儒之家用錦帳嫁女介甫譁然無以對歸

問之果然乃舍之開寶寺福勝閣下爲佛帳明日再對皇懼謝罪而已

南遊紀舊

紹聖中瑤華旣廢儀同王景宗乃乞以妾楊氏爲夫人乞免宣繫及不召媒保中批允之時許冲元在中書遂依已得旨揮過門下章子厚大怒而責冲元云小白蔡邱之盟諸侯以妾爲妻者天下共誅之惇頭可得此命不可下翌日極陳罷景宗仍奪儀同時論皆以爲得防微杜漸之意後三年乃乞建立元符至託以東朝之命自草詔惇何本末相戾也

南遊紀舊

熙甯末洛中有人耕於鳳凰山下獲石碣方廣二尺餘乃婦人撰夫誌銘君姓曹氏名禪字禮夫世爲洛陽人三十歲兩舉不第卒於長安道中朝廷卿大夫鄉閭故老聞之莫不哀其孝友睦嫻篤行能文何其天之如是邪唯兒聞之獨不然乃慰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教其子凡累乎陰陽之間者生死數不可逃夫何悲喜之有哉丙子年三月十八日卒以其年十月十五日葬於鳳凰山之原予姓周氏君妻也歸君室八載矣生子一人尙幼以其恩義之不可忘故作銘焉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哀哉何言其生也浮其死也休終何爲哉慰母之

憂譚選

蔡魯公喜接賓客終日酬酢不倦家居遇賓客少間必至子弟學舍與塾師從容燕笑蔡元度稟氣弱畏見賓客每不得已一再見則如啜茶多退必嘔吐嘗云家兄一

日無客到則病某一日接客則病

石林燕語

定州織刻絲不用大機以熟色經於木杼上隨所欲作花草禽獸狀以小梭布緯時先留其處以雜色線綴於經緯之上合以成文不相連承空視之如雕鏤之象故名刻絲如婦人一衣終歲方就雖作百花使不相類亦可蓋緯線非通梭所織也

杜陽雜編

范文正公四子長曰純祐高才善知人通兵書學道家能出神一日方觀坐爲妹婿蔡交以杖擊戶神驚不歸自爾遂失心然居喪猶如禮草文正行狀皆不誤失至其得疾之歲卽書曰自此天下大亂遂擲筆於地蓋其心之亂也有子早世只一孫女喪夫亦病狂嘗閉於室中窻外有大桃樹花適盛開一夕斷檣登木食桃花幾盡明日人見其單身坐於樹杪以梯下之自是遂愈再嫁洛人奉議郎任諤以壽終

杜陽雜編

自古兵亂郡邑被焚毀者有之雖賊盜殘暴必賴室廬以處故有存者靖康之後金

虜入中國露居異俗凡所過悉焚毀如曲阜先聖舊宅自魯共王後但有增葺莽草巢溫之徒猶假崇儒未嘗敢犯至金寇遂爲煙塵指其像而詬曰是爾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禍自書契以來未之有也

參政孟庾夫人徐氏有奇疾每發於見聞卽舉身戰慄至於幾絕其見母與弟皆然母至死不相見又惡聞徐姓及打銀打鐵聲嘗有一婢使之十餘年甚得力極喜之一日偶問其家所爲業婢曰打銀疾亦遂作更不可見竟逐去之醫視無能施其術蓋前世所未嘗聞也

余家故書有呂晉卿夏叔文集載淮節婦傳云婦年少美色事姑甚謹夫爲商與里人共財出販深相親好至通家往來其里人悅婦之美因同江行會傍無人卽排其夫水中夫指水泡曰他日此當爲證旣溺里人大呼救求得其尸已死卽號慟爲之制服如兄弟厚爲棺斂送終之禮甚備錄其行橐一毫不私至所販貨得利亦均分著籍旣歸舉以付其母爲擇地卜葬日至其家奉其母如已親若是者累年婦以姑老亦不忍去皆感里人之恩人亦喜其義也姑以婦尙少年里人未娶視之猶子故

以婦嫁之夫婦尤歡睦後有兒女數人一日大雨里人者獨坐簷下視庭中積水竊笑婦問其故不肯告愈疑之叩之不已里人以婦相歡又有數子待已必厚遂以誠語之曰吾以愛汝之故害汝前夫其死時指水泡爲證今見水泡竟何能爲此其所以笑也婦亦笑而已後伺里人出卽訴於官鞠實其罪而行法婦慟哭曰以吾之色而殺二夫何以生爲遂赴淮而死

杜陽雜編

寇萊公詩若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深入唐人風格初授歸州巴東令人皆以寇巴東呼之以比韋蘇州之類然富貴時所作詩皆淒楚愁怨嘗爲江南春二絕云波淼淼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沙汀人未歸又曰杳杳煙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余嘗竊謂深於詩者盡欲慕唐人清悲怨感以主其格語意清切脫灑孤邁不知清極則志飄感深則氣謝萊公富貴時送人使嶺南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以爲警絕晚竄海康至境首雷州吏呈圖經迎拜於道公問州去海近遠曰只可十里憔悴犇竄已兆於此矣予嘗愛王沂公會布衣時以所業贄呂文穆公蒙正卷有早梅句云

雪中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文穆曰此生次第已安排作狀元宰相矣後皆

盡然

湘山野錄

范文正公謫睦州過嚴陵祠下會吳俗歲祀里巫迎神但歌滿江紅有湘江好洲漠漠波似染山如削遠嚴陵灘畔鷺飛魚躍之句公曰吾不善音律撰一絕送神曰漢包六合網英豪一箇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吳俗至今歌

之

湘山野錄

太祖皇帝將展外城幸朱雀門親自規畫獨趙韓王普特從幸上指門額詢普曰何不祇書朱雀門須著之字普對曰語助太祖笑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湘山野錄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相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卽就其字離柝而言無不奇中者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卽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然謝石賤術據字而言今日遭遇卽因此字黥配遠行亦此字也但未敢遽言之耳中貴人愕然且謂之曰但有所據盡言無懼也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爲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

盡驚中貴馳奏翌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俱有精理錫賚甚厚并與補承信郎緣此四方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妊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石是日座客甚衆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閣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內助所書尊閣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爲三十下嵩一字也然吾官寄此當力謀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爲撓耳蓋也字着水則爲池有馬則爲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閣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當皆無一存者以也字著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閣其家物產亦當蕩盡否以也字着上則爲地字今又不見土也二者俱是是否曰誠如所言也朝士卽謂之曰此皆非所問者但賤室以懷妊過月方竊憂之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箇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傍二豎下一畫爲十三也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固欲不言則吾官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着虫爲虵字今尊閣所妊殆蛇妖也然不見蟲蠱則不能爲害謝石亦有薄術可爲吾官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說固請至家以藥

投之果百數小蛇而體平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也

春渚紀聞

蘇子瞻泛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歡如也嘗言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兒子由晦默少許可嘗戒子瞻擇交子瞻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好人此乃一病子由監筠州酒稅子瞻嘗就見之子由戒以口舌之禍乃餞之郊外不交一

談唯指口以示之

滄浪野錄

荊芥穗爲末以酒調下三二錢凡中風者服之立愈前後甚驗是日順兒疾已革以

酒滴水中調服之立定眞再生也

魯公談錄

治走馬疔方用瓦礮子

比蚶子差小未經醬淹者

連肉火煨存性置冷地用盞子蓋覆候冷取出

碾爲末乾滲患處

瘡疹黑陷者用沉香乳香檀香不拘多寡於火盆內焚之抱孩兒於煙上薰卽起

馬蹄燒灰入鹽少許滲走馬疔患處

治惡瘡取冬瓜一枚中截先以一頭合瘡候瓜熟削去再合熱減則已

治破傷風用黃蓮五錢酒二盞煎至七分入黃蠟二錢同煎和滓服

治惡瘡用蒜泥作餅疾上灸不痛者灸痛卽止痛者灸不痛止

小兒耳後瘡腎疳也地骨皮一味爲末麤者熟湯洗細者香油調搽良已上神秘方

溫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夫五髭鬚相公無婦州人迎杜十姨以配五髭鬚合爲一廟

杜十姨爲誰杜拾遺也五髭鬚爲誰伍子胥也若少陵有靈豈不對子胥笑曰爾尙

有相公之稱我乃爲十姨何雌我邪

有自中原來者云北方有牛王廟畫百牛於壁而牛王居其中間牛王爲何人乃冉

伯牛也嗚呼冉伯牛乃爲牛王隨手雜錄

逕庭出莊子庭勑定反言激過也今人多讀作亭膠擾出莊子膠音擾今多讀作交

叢爾出左傳叢徂外反小也今多讀作撮綸綉出禮記綉卽紉字今多讀作李隄度

出漢書隄音遙今多讀作踰墨床眠姪出列子墨音眉床音癡言媚佞相諛悅也眠

音緬姪音腆言柔膩不決裂也

大觀三年五月天子視學學官孟翊袖出卦象一軸以爲本朝火德當中微有再造

之象行將見之宜有大更革上怒編管海州死後七年金人入寇高宗中興吹劍續錄

宋高文虎錄

蓼花洲閒錄終

樂府雜錄序

朝議大夫國子司業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段安節撰

爰自國朝初修郊禮刊定樂懸約三代之歌鐘均九威之律度莫不韶音盡美雅奏克諧上可以籲天降神下可以移風變俗也以至桑間舊樂濮上新聲金絲慎選於精能本領皆傳於故老重翻曲調全祛淫綺之音復採優伶尤盡滑稽之妙洎從離亂禮寺燼頽龔虞既移警鼓莫辯梨園弟子半已奔亡樂府歌章咸皆喪墜安節以幼少卽好音律故得麤曉宮商亦以聞見數多稍稍能記曠嘗見教坊記亦未周詳以耳目所接編成樂府雜錄一卷自念淺拙聊且直書以俟博聞之者補茲漏焉

古今說海

樂府雜錄

雅樂部

說纂十三 雜纂一

宮懸四面天子樂也軒懸三面諸侯樂也判懸二面大夫樂也特懸一面士樂也宮懸四面每面五架架卽簾廡也其上安金銅仰陽以鷺鷥孔雀羽裝之兩面綴以流蘇以綵翠絲絃爲之也十二律上鍾九乳依月排之每面石磬及編鐘各一架每架列鐘十二所亦依律編之四角安鼓四座一曰應鼓四旁有兩小鼓爲幪鼓也二曰腰鼓三曰警鼓四曰雷鼓皆彩畫上各安寶輪以珠翠粧之樂卽有簫笙竽塤箎籥跋膝琴瑟筑將竽形似小鐘以手將之卽鳴也次有登歌皆奏法曲御殿卽奏凱安廣雍熙三典宴群臣卽奏鹿鳴三曲近代內宴卽全不用法樂也郊天及諸壇祭祀卽奏大和冲和舒和三曲凡奏曲登歌先引諸樂逐之其樂工皆戴平幘衣緋大袖每色十二在樂懸內已上謂之坐部伎八佾舞則六十四人文武各半皆著畫幘俱在樂懸之北文舞居東手執翟狀如鳳毛武舞居西手執戚文衣長大武衣短小其鐘師及磬師

登歌八佾舞并諸色舞通謂之立部伎祝敵樂懸既陳太常卿押樂在樂懸之北面太樂令鼓吹令俱在太常卿之後太樂在東鼓吹居西協律郎二人皆執翬竿亦用綵翠粧之一人在殿上翬竿倒殿下亦倒遂奏樂協律郎皆綠衣大袖戴冠

雲韶樂

用玉磬四架樂卽有琴瑟筑簫箏箏跋膝笙竽登歌拍板樂分堂上堂下登歌四人在堂下坐舞童五人衣繡衣各執金蓮花引舞者金蓮如仙家行道者也舞在階下設錦筵宮中有雲韶院

清樂部

樂卽有琴瑟雲和箏其頭像雲笙竽箏簫方響箎踐膝拍板戲卽有弄買大臘兒也

鼓吹部

卽有鹵簿鉦鼓及角樂用絃鼗笳簫又卽用哀笳以羊角爲管蘆爲頭也警鼓二人執朱旛引樂衣文戴冠已上樂人皆騎馬樂卽謂之騎吹俗樂亦有騎吹也天子鹵簿用大全仗鼓一百二十面金鉦七十面郊天謁廟吉禮卽衣雲花黃衣鼓四鉦二

下山陵凶禮卽衣雲花白衣鼓二鉦二下冊太后皇后及太子用鼓七十面金鉦四十面謂之小全仗公主出降及冊三公并祔廟禮葬並用大半仗鼓四十面鉦二十面諸侯用小半仗鼓三十面鉦十四面吉凶如上自太子已下冊禮及葬祔廟並無警鼓

驅儺

用方相四人戴冠及面具黃金爲四日衣熊裘執戈揚盾口作儺儺之聲以除逐也右二十人皆朱髮衣白口畫衣各執麻鞭辯麻爲之長數尺振之聲甚厲乃呼神名其有甲作食凶者沸謂食夢者騰蘭食不祥者覽諸食名者祖盟強食其磔死寄生者桃根食篋者等振子五百小兒爲之衣朱褶青襦戴面俱以晦日於紫宸殿前儺張宮懸樂太常卿及少卿押樂正到西閤門丞并太樂署令鼓吹署令協律郎並押樂在殿前事前十日太常卿并諸官於本寺先閱儺并遍閱諸樂其日大宴三五署官其朝寮家皆上棚觀之百姓亦入看頗謂壯觀也太卿上此歲除前一日於右金吾龍尾道下重閣卽不用樂也御樓時於金雞竿下打赦鼓一面鉦一面以五十人

唱色十一下鼓一下鈺以千下

熊罷部

其熊罷者有十二皆有木雕之悉高丈餘其上安版床復施寶幃皆金彩粧之於其上奏雅樂含元殿方奏此樂也奏唐十二時萬宇清月重輪三曲亦謂之十二按樂具庫在望仙門內之東壁俗樂古都屬樂園新院院在太常寺內之西北也開元中始別署左右教坊上都在延政里東都在明義里以內官掌之至元和中只署一所又於上都廣化里太平里兼各署樂官院一所

鼓架部

樂有笛拍板答鼓卽腰鼓也兩杖鼓戲有代面始自北齊神武弟有膽勇善鬪戰以其顏貌無威每入陣卽著面具後乃百戰百勝戲者衣紫腰金執鞭也鉢頭昔有人父爲虎所傷遂上山尋其父屍山有八折故曲八疊戲者被髮素衣面作啼蓋遭喪之狀也蘇中郎後周士人蘇葩嗜酒落魄自號中郎每有歌場輒入獨舞今爲戲者着緋戴帽面正赤蓋狀其醉也卽有踏搖娘羊頭渾脫九頭獅子弄白馬益錢以至

尋撞跳丸吐火吞刀旋槩筋斗悉屬此部

龜茲部

樂有箏篋笛拍板四色鼓揩羯鼓雞樓鼓戲有五常獅子高丈餘各衣五色每一獅子有十二人戴紅抹額衣畫衣執紅拂子謂之獅子郎舞太平樂曲破陣樂曲亦屬此部秦王所制舞人皆衣畫甲執旗旆外藩鎮春冬犒軍亦舞此曲兼馬軍引入場尤甚壯觀也萬斯年曲是朱崖李太尉進此曲名即天仙子是也

胡部

樂有琵琶五絃箏篋箏篋笛方響拍板合曲時亦擊小鼓鉞子合曲後立唱歌涼府所進本在正宮調大遍小者至貞元初康崑崙翻入琵琶

玉

宸殿故有此名合諸樂即黃鍾宮調也奉聖樂曲是韋南康鎮蜀時南詔所進在宮調亦舞伎六十四人遇內宴即於殿前立奏樂更番替換若宮中宴即坐奏樂俗樂亦有坐部立部也

歌

歌者樂之聲也故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迥居諸樂之上古之能者卽有韓娥李延年

莫愁

樂府詩云莫愁在何處住在石城西艇子折兩槳催送莫愁來

善歌必先調其氣氤氳自臍出至喉乃噫其詞

卽分抗墜之音既得其術卽可致遏雲響谷之妙也明皇朝有韋青本是士人嘗有詩三代主綸誥一身能唱歌官至將軍開元中內人有許和子者本吉州永新縣樂家女也開元末選入宮卽以永新名之籍於宜春院既美且慧善歌能變新聲韓娥延年歿後千餘載曠無其人至永新始繼其能遇高秋朗月臺殿清虛喉嚨一聲響傳九陌明皇嘗獨召李謨吹曲逐其歌曲終管裂其妙如此又一日賜大酺於勤政樓觀者數千萬衆誼譁聚語莫得魚龍百戲之音上怒欲罷宴中官高力士奏請命永新出樓歌一曲必可止誼上從之永新乃撩鬢舉袂直奏曼聲至是廣場寂寂若無一人喜者聞之氣勇愁者聞之腸絕洎漁陽之亂六宮星散永新爲一士人所得韋青避地廣陵日夜憑闌於上河之上忽聞舟中奏水調者曰此永新歌也乃登舟與永新對泣久之青始亦晦其事後士人卒與其母之京師竟歿於風塵及卒謂其母曰阿母錢樹子倒矣

大厯中有才人張紅紅者本與其父歌於衢路丐食過將軍韋青所居在昭國坊南門裏青於街牖中聞其歌者喉音寥亮仍有眉首卽納爲姬其父舍於後戶優給之乃自傳其藝穎悟絕倫嘗有樂工自撰歌卽古長命西河女也加減其節奏頗有新聲未進聞先侑歌於青青召紅紅於屏風後聽之紅紅乃以小豆數合記其拍樂工歌罷青入問紅紅如何云已得矣青出云有女弟子久曾歌此非新曲也卽令隔屏風歌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異遂請栢見欽伏不已再云此曲先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尋達上聽翌日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記曲娘子尋爲才人一日內史奏韋青卒上告紅紅乃上前嗚咽奏云妾本風塵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歸致身入內皆自韋青妾不忍忘其恩乃一慟而絕上嘉歎之卽贈昭儀也貞元中有田順曾爲宮中御史娘子元和長慶以來有李貞信米嘉榮何戡陳意奴武宗已降有陳幼奇南不嫌羅寵咸通中有陳彥暉

舞工

舞者樂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象驚鴻或如飛燕婆娑舞態也蔓延舞綴也古

之能者不可勝記卽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馬舞健舞曲有稜大阿連柘枝劍器胡旋胡騰軟舞曲有涼州綠腰蘇合香屈柘團圓旋甘州等字舞以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也花舞著綠衣偃身合成花字也馬舞者櫛馬人著綵衣執鞭於牀上舞蹀躞蹄皆應節奏也 開元中有公孫大娘善舞劍器僧懷素見之草書遂長蓋准其頓挫之勢也

俳優

開元中黃幡綽張野狐弄參軍始自漢館陶令石耽耽有賊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卽令衣白夾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放後爲參軍誤也

開元中有李仙鶴善此戲明皇特授韶州同正參軍以貪其祿是以陸鴻漸撰詞言韶州蓋由此也武宗朝有曹叔度劉泉水鹹淡最妙咸通以來卽有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遷等三人弄假婦人大中以來有孫乾劉璃餅近有郭外春孫有熊儔宗幸蜀時戲中有劉眞者尤能後乃隨駕入京籍于教坊弄婆羅大中初有康廼李百魁石寶山大別有夷部樂卽有扶南高麗高昌驃茲康國疎勒西涼安國樂卽有單龜

頭鼓及箏蛇皮琵琶蓋以蛇皮爲槽厚一寸餘鱗介具亦以楸木爲面其捍撥以象牙爲之畫其國王騎象極精妙也鳳頭笙篥臥笙篥其工頗奇巧三頭鼓鐵拍板葫蘆笙舞有骨塵舞胡旋舞俱於一小圓毯子上舞縱橫騰踏兩足終不離於毯子上其妙如此也

琵琶

始自烏孫公主造馬上彈之有直項者曲項者便於急關中也古曲有陌上桑范曄石崇謝奕皆善此樂也開元中有賀懷智其樂器以石爲槽鷓鴣筋作絃鐵撥彈之貞元中有康崑崙第一手始遇長安大旱詔移南市祈雨及至天門街市人廣較勝負鬪聲樂卽街東有康崑崙琵琶最上必謂街西無以敵也遂令崑崙登綵樓彈一曲新翻羽調綠腰其街西亦建一樓東市大諂之及崑崙度曲西市樓上出一女郎抱樂器先云我亦彈此曲兼移在楓香調中及下撥聲如雷其妙入神崑崙卽驚駭乃拜請爲師女郎遂更衣出見乃僧也蓋西市豪族厚賂莊嚴寺僧善本姓段以定東鄙之聲翌日德宗召入令陳本藝異常嘉獎乃令教授崑崙段奏曰且請崑崙彈

一調及彈師曰本令何雜兼帶邪聲崑崙驚曰段師神人也臣小年初學藝時偶於鄰舍女巫授一品絃調後乃易數師段師精鑒如此玄妙也段奏曰且遣崑崙不近樂器十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盡段之藝

貞元中王芬曹保保子善才其孫曹鋼皆襲所藝次有裴興奴與鋼同時曹善運撥若風雨而不事扣絃興奴長於攏撚類時人謂曹鋼有右手興奴有左手武宗初朱崖李太尉有樂吏廉郊者師於曹鋼盡鋼之能鋼常曰教人多矣未有此性靈弟子也郊嘗宿平泉別墅值風清月朗攜琵琶池上彈琵琶調忽聞菱荷間有物跳躍之聲必謂是魚及彈別調卽無所聞復彈舊調依舊有聲遂加意朗彈忽有一物鏘然躍出池岸之上視乃方響一片蓋琵琶鐵也指撥精妙律呂相應也

某門中有樂史楊志善琵琶其姑尤更妙絕姑本宣徽弟子後放出宮於永穆觀中住自惜其藝常畏人聞每至夜方彈楊志懇求教授堅不允且曰誓死不傳於人也志乃賂其觀主求寄宿於觀竊聽其姑彈弄仍繫脂韃帶以手畫帶記節奏遂得一兩曲調明日攜樂器詣姑姑大驚異志卽告其事姑意乃回盡傳其能矣

文宗朝有內人鄭中丞善胡琴

中丞卽宮官也

內庫二琵琶號大小忽雷鄭嘗彈小忽雷偶

以匙頭脫送崇仁坊南趙家修理大約造樂器悉在此坊其中二趙家最妙時有權相舊吏梁厚本有別墅在昭應之西正臨河岸垂釣之際忽見一物浮過長五六尺許上以錦綺纏之令家僮接得就岸卽秘器也及發開視之乃一女郎粧飾儼然以羅領巾繫其頸解其領巾伺之口鼻有餘息卽移入室中將養經旬乃能言云是內弟子鄭中丞也昨以忤旨命內官縊殺投于河中錦綺卽弟子相贈爾遂垂泣感謝厚本卽納爲妻因言其藝及言所彈琵琶今在南趙家尋值訓注之亂人莫有知者厚本賂樂匠購得之每至夜分方敢輕彈後遇良夜飲於花下酒酣不覺朗彈數曲洎有黃門放鷓子過其門私於墻外聽之曰此鄭中丞琵琶聲也翌日達上聽文宗方追悔至是驚喜卽命宣召乃赦厚本罪仍加錫賜焉咸通中卽有米和卽嘉榮子也申旋尤妙復有王連兒也前羽調綠腰注云本自樂工進曲上令錄其要者今以爲名設言綠腰也

箏

箏者蒙恬所造也元和至太和中李青青及龍佐大中以來有常述本亦妙手也史從李從周皆能者也從周卽青孫亞其父之藝也

箏篪

箏篪乃鄭衛之音權輿也以其亡國之音故號空國之侯亦曰坎侯古樂府有公無渡河之曲昔有白首翁溺於河歌亦哀之女麗玉善箏篪撰此曲以寄哀情咸通中第一部有張小子忘其名彈弄冠于今古今在西蜀太和中季齊舉者亦爲上手曾爲某門中樂史後有女亦善此技爲先徐相姬大中末齊舉尙在有內宮擬引入教坊辭以衰老乃至胡部中此樂妙絕教坊雖有三十人能者一兩人而已

笙

笙者女媧造也仙人王子晉於緱氏山下吹之象鳳翼亦名參差自古能者固多矣太和中尉遲章尤妙宣宗已降有范漢恭有子名寶師盡傳父藝今在陝州

笛

笛羌樂也古有落梅花曲開元中有李謨獨步於當時後祿山亂流落江東越州刺

史黃甫政月夜泛鏡湖命謨吹笛謨爲之盡妙倏有一老父泛小舟來聽風骨冷秀政異之進而問焉老父曰某少善此今聞至音輒來聽耳政卽以謨笛授之老父始奏一聲鏡湖波浪搖動數疊之後笛遂中裂卽探懷中一笛以畢其曲政視舟下見二龍翼舟而聽老父曲終以笛付謨謨吹之竟不能聲卽拜謝以求其法頃刻老父入小舟遂失所在

馨藥

大龜茲國樂也亦曰悲粟德宗朝有尉遲青官至將軍時青州有王麻奴者善此伎河北推爲第一手持其藝倨傲自負戎帥外莫敢輕易請者從事臺拜入京臨岐把酒請吹一曲相送麻奴偃蹇大以爲不可從事怒曰汝藝亦不足稱殊不知上國有尉遲將軍冠絕今古麻奴怒曰某此藝海內豈有及者也今卽往彼定其優劣不數月到京訪尉遲青所居在常樂坊乃側近僦居日夕加意吹之尉遲每經其門如不聞麻奴不平乃求謁見閹者不納厚賂之卽引見青青卽席地令坐因於高般涉調中吹鞞部羝曲曲終汗洽其背尉遲頷頤而已謂曰何必高般涉調也卽自取銀字

管於平般涉調吹之麻奴涕泣愧謝曰邊鄙微人偶學此藝實謂無敵今日忝聞天樂方悟前非乃碎樂器自是不復言音律也元和長慶中有黃日遷劉楚材尙陸陸皆能者大中以來有史敬約在汴州

五絃

貞元中有趙璧者妙於此伎也白傅諷諫有五絃彈近有馮季泉

方響

武宗朝郭道源後爲鳳翔府天興寺丞充太常寺調音律官亦善擊甌率以邢甌越甌共十二隻旋加減水於其中以筋擊之咸通中有異嶺洞曉音律亦爲鼓吹署丞充調音律官善於擊甌擊甌蓋出於擊缶

琴

古者能士固多矣貞元中成都雷生善斲琴至今尙有孫息不墜其業精妙天下無比也彈者亦衆焉太和中賀若夷尤能後爲待詔對文宗彈一調上嘉賞之仍賜朱衣至今爲賜緋調後有甘黨亦爲上手

阮咸

大中有待詔張隱聳者其妙絕倫蜀郡亦多能者

羯鼓

明皇好此伎有汝陽王花奴尤善擊鼓花奴時戴青絹帽子上安葵花數曲曲終花不落蓋能定頭項爾黔帥南卓著羯鼓錄中具述其事咸通中有王文舉尤妙弄三杖打廢萬不失一懿皇師之

鼓

其聲坎坎然其衆樂之節奏也襴衡常衣綵衣擊鼓其妙入神武宗朝趙長史尤精拍板

拍板本無譜明皇遠黃幡綽造譜乃於紙上畫兩耳以進上問其故對但有耳道無節奏也韓文曰樂句古樂工都計五千餘人內一千五百人俗樂係梨園新院於此旋抽入教坊計司每月之精料於樂寺給散太樂署在寺院之東令一丞一鼓吹署在寺門之西令一丞一

安公子

隋煬帝遊江都時有樂工笛中吹之其父老廢於臥內聞之問曰何得此曲子對曰宮中新翻也父乃謂其子曰宮曰君商曰臣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大駕東巡必不回矣汝可託疾勿去也精鑿如此

黃驄疊 急曲子

太宗定中原時所乘戰馬也後征遼馬斃上歎惜乃命樂工撰此曲

離別難

天后朝有士人陷冤獄沒家族其妻配入掖庭本初善吹簫篳乃撰此曲以寄哀情始名大郎神蓋取良人行第也遂三易其名亦名切子終號愁迴鶻

夜半樂

明皇自潞州入平內難正夜半斬長樂門關領兵入宮翦逆人後撰此曲名還京樂

雨霖鈴

明皇自西蜀返樂人張野狐所製

康老子

康老子卽長安富家子落魄不事生計長與國樂游處一旦家產蕩盡偶一老嫗持舊錦襖貨鬻乃以半千獲之尋有波斯見大驚謂康曰何處得此是冰蠶絲所織若暑月陳於座可致一室清涼卽酬千萬康得之還與國樂追歡不經年復盡尋卒後樂人嗟惜之遂製此曲亦名得至寶

明皇初納太真妃喜謂後宮曰予得楊家女如得至寶也遂製曲名得寶子

文敍子

長慶中俗講僧文敍善吟經其聲宛暢感動里人樂工黃米飯狀其念四聲觀世音菩薩乃撰此曲

望江南

始自朱崖李太尉鎮瀾日爲亡妓謝秋娘所撰本名謝秋娘後改此名亦曰夢江南

楊柳枝

白傅閒居洛邑時作後入教坊

傾盃樂

宣宗喜吹蘆管自製此曲初捻管令排兒辛骨嚙拍不中上瞋目瞪視骨嚙憂懼一日而殞

道調子

懿皇命樂工敬納吹鬻築初弄道調上謂是曲誤拍之敬納乃隨拍撰成曲子

傀儡子

自昔傳云起於漢祖在平城爲冒頓所圍其城一面卽冒頓妻闕氏兵強於三面壘中絕食陳平訪知闕氏妬忌卽造木偶人運機關舞於陣間闕氏望見謂是生人慮下其城冒頓必納妓女遂退軍史家但云陳平以秘計免蓋鄙其策下爾後樂家翻爲戲其引歌舞有郭郎者髮正禿善優笑閭里呼爲郭郎凡戲場必在俳兒之首也

別樂識五音輪二十八調圖

舜時調八音用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計用八百般樂器至周時改用宮商角徵羽用製五音減樂器至五百般至唐朝又減樂器至三百般太宗朝三百般樂器內挑絲

竹爲胡部用宮商角羽並分平上去入四聲其徵音有其聲無其調

平聲羽七調

第一運中呂調第二運正平調第三運高平調第四運仙呂調第五運黃鐘調第六運般涉調第七運高般涉調

雖去中呂調之運如車輪轉却去中呂一運聲也

上聲角七調

第一運越角調第二運大食角調第三運高大石角調第四運雙角調第五運小石角調亦名正角調第六運歇指角調第七運林鍾角調

去聲宮七調

第一運正宮調第二運高宮調第三運中呂宮第四運道調宮第五運南呂宮第六運仙呂宮第七運黃鐘宮

入聲商七調

第一運越調第二運大石調第三運高大石調第四運雙調第五運小石調第六運歇指調第七運林鐘商調

上平聲調

爲徵聲 商角同用 宮逐羽音

右件二十八調琵琶八十四調方得是五絃五本共應二十八調本笙除二十八調本外別有二十八本中管調初製胡部樂無方響只有絲竹緣方響不應諸調有直拔聲太宗於內庫別收一片鐵有以方響下於中呂調頭一韻聲名大呂應高般涉調頭方得應二十八調是箏只有宮商角羽四調臨時移柱應二十八調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教坊記一卷

唐崔令欽撰是書唐書藝文志著錄又總集類中載令欽註庾信哀江南賦一卷然均不言令欽何許人蓋脩唐書時其始末已無考矣所記多開元中猥雜之事故陳振孫譏其鄙俗然其後記一篇諄諄於聲色之亡國雖禮爲尊諱無一語顯斥元宗而歷引漢成帝高緯陳叔寶慕容熙其言剴切而著明乃知令欽此書本以示戒非以示勸唐志列之於經部樂類固爲失當然其風旨有足取者雖謂曲終奏雅亦無不可不但所列曲調二百二十五名足爲詞家考證也

古今說海

教坊記

說纂十四

雜纂二

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蓋相因習東京兩教坊俱在明義坊而右在南左在北也坊南西門外卽苑之東也其間有頃餘水泊俗謂之月陂形似偃月故以名之

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常在上前也其家猶在教坊謂之內人家勅有司給賜同十家雖數十家猶故以十家呼之每月二日十六日內人母得以女對無母則姊妹若姑一人對十家就本落餘內人並坐內教坊對內人生日則許其母姑姊妹皆來對其對所如式

樓下戲出隊宜春院人少卽以雲韶添之雲韶謂之宮人蓋賤隸也非直美惡殊貌居然易辨明內人帶魚宮人則否平人女以容色選入內者教習琵琶三絃笙篪箏等者謂擲彈家

開元十一年初製聖壽樂令諸女衣五方色衣以歌舞之宜春院女教一日便堪上

場惟搗彈家彌月不成至戲日上令宜春院人爲首尾搗彈家在行間令學其舉手也宜春院亦於工拙必擇尤者爲首尾首旣引隊衆所屬目故須能者樂將闋稍稍失隊餘二十許人舞曲終謂之合殺尤要快健所以更須能者也

聖壽樂舞衣襟皆各繡一大窠皆隨其衣本知製純縵衫下纔及帶若短汗衫者以籠之所以藏繡窠也舞人初出樂次皆是縵衣舞至第二疊相聚場中卽於衆中從領上抽去籠衫各內懷中觀者忽見衆女咸文繡炳煥莫不驚異

凡欲出戲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卽舞不點者卽否謂之進點戲日內伎出舞教坊人惟得舞伊州五天重來疊不離此兩曲餘盡讓內人也垂手羅回波樂蘭陵王春鸚半社渠借席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阿遼柘枝黃鸞拂林大渭州達摩之屬謂之健舞

凡樓下兩院進雜婦女上必召內人姊妹入內賜食因謂之曰今日娘子不須唱歌且饒姊妹并兩院婦女於是內妓與兩院歌人更代上舞臺唱歌內妓歌則黃幡綽贊揚之兩院人歌則幡綽輒訾詬之有肥大年長者卽呼爲屈突干阿姑貌稍胡者

卽云康太賓阿妹隨類名之標弄百端諸家散樂呼天子爲崖公以歡喜爲蜺斗以每日長在至尊左右爲長入

筋斗裴承恩妹大娘善歌兄以配竿木侯氏又與長入趙解愁私通侯氏有疾因欲藥殺之王輔國鄭銜山與解愁相知又是侯鄉里密謂薛忠王琰曰爲我語侯大兄晚間有人送粥慎莫喫及期果有贈粥者侯遂不食其夜裴大娘引解愁謀殺其夫銜山願擎土袋燈旣滅銜山乃以土袋置侯身上不壓口鼻餘黨不之覺也比明侯氏不死有司以聞上令范安窮究其事於是趙解愁等皆決一百衆皆不知侯氏不掩口鼻而不死也或言土袋綻裂故活是以諸女戲相謂曰自今後縫壓壻土袋當加意夾縫縫之更勿令開綻也

坊中諸女以氣類相似約爲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輩有兒郎聘之者輒被以婦人稱呼卽所聘者兄見呼爲新婦弟見呼爲嫂也兒卽有任宮僚者宮忝與內人對同日垂到內門車馬相逢或褰車簾呼阿嫂若新婦者同黨求達殊爲怪異問被呼者笑而不答兒郎旣聘一如其香火兄弟多相奔云學突厥法又云

我兄弟相憐愛欲得嘗其婦也主者知亦不妬他香火即不通

蘇五奴妻張少娘善歌舞有邀迓者五奴輒隨之前人欲得其速醉多勸酒五奴曰
但多與我錢喫鎚子亦醉不煩酒也今呼鬻妻者為五奴自蘇始

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娑媚而微慍羝謂腋氣也

曲名

獻天花

和風柳

美唐風

透碧空

巫山女

度春江

衆仙樂

大定樂

龍飛樂

慶雲樂

繞殿樂

泛舟樂

拋毬樂

清平樂

放鷹樂

夜半樂

破陣樂

還京樂

天下樂

同心樂

賀聖朝

奉聖樂

千秋樂

泛龍舟

泛玉池

春光好

迎春花

鳳樓春

負陽春

帝臺春

繞池春

滿園春

長命女

武媚娘

杜韋娘

柳青娘

楊柳枝

柳含煙

替楊柳

倒垂柳

浣溪紗	浪淘沙	撒金沙	紗牕恨	全叢嶺
隔簾聽	恨無媒	望梅花	望江南	好郎君
想夫憐	別趙十	憶趙十	念家山	紅羅襖
烏夜啼	牆頭花	摘得新	北門西	煮羊頭
河瀆神	二郎神	醉鄉遊	醉花間	燈下見
醉思鄉	太邊郵	太白星	剪春羅	會佳賓
當庭月	思帝鄉	歸國遙	感皇恩	戀皇恩
皇帝感	戀情深	憶漢月	憶先皇	聖無憂
定風波	木蘭花	更漏長	菩薩蠻	破南蠻
八拍蠻	芳草洞	守陵宮	臨江仙	虞美人
映山紅	獻忠心	臥沙堆	怨黃沙	遐方怨
怨胡天	送征衣	送行人	望梅愁	阮郎迷
牧羊怨	掃市舞	鳳歸雲	羅裙帶	同心結

一捻鹽

阿也黃

劫家雞

綠頭鴨

下水船

畱客住

離別難

喜長新

羌心怨

女王國

繚踏歌

天外閒

賀皇化

五雲仙

蒲堂花

南天竺

定西番

荷葉杯

感庭秋

月遮樓

感恩多

長相思

西江月

拜新月

上行杯

團亂旋

喜春鶯

大獻壽

鶻踏枝

萬年歡

曲玉管

傾杯樂

謁金門

巫山一段雲

望月波羅門

後庭花

西河獅子

西河劍器

怨陵三臺

儒士謁金門

武士朝金闕

摻工不下

麥秀兩岐

金雀兒

澆水吟

玉搔頭

鸚鵡杯

路逢花

初漏滿

相見歡

蘇幕遮

遊春苑

黃鐘樂

訴衷情

折紅蓮

征步郎

洞仙歌

太平樂

長慶樂

喜回鑾

漁父引

喜秋天

大郎神

胡渭州

夢江南

濮陽女

靜戎煙

三臺

上韻

中韻

下韻

普恩光

戀情歡

楊下採桑

大酺樂

合羅縫

蘇合香

山鷓鴣

七星管

醉公子

朝天

木笏

看月宮

宮人怨

歎疆場

拂霓裳

駐征遊

泛濤溪

胡相問

廣陵散

帝歸京

喜還京

遊春夢

柘枝引

畱諸錯

如意娘

黃羊兒

蘭陵王

小秦王

花黃發

大明樂

望遠行

思友人

唐四姐

放鵲樂

鎮西樂

金殿樂

南歌子

八拍子

魚歌子

七夕子

十拍子

措大子

風流子

吳吟子

生查子

胡醉子

山花子

水仙子

綠鈿子

金錢子

竹枝子

天仙子

赤棗子

千秋子

心事子

胡蝶子

沙磧子

酒泉子

迷神子

得蓬子

劉碓子

麻婆子

紅娘子

甘州子

歷刺子

鎮西子

北庭子

采蓮子

破陣子

劍器子

獅子

女冠子

仙鶴子

穆護子

替普子

蕃將子

回戈子

帶竿子

摸魚子

南鄉子

大呂子

南浦子

撥掉子

河滿子

曹大子

引角子

隊踏子

水沽子

化生子

金娥子

捨麥子

多利子

毗砂子

上元子

西溪子

劍閣子

絳琴子

莫壁子

胡攢子

唧唧子

翫花子

西國朝天

大曲名

踏金蓮

綠腰

涼州

薄媚

賀聖樂

伊州

甘州

泛龍舟

采桑

千秋樂

霓裳

玉樹後庭花

伴侶

雨霖鈴

柘枝

胡僧破

平翻

相馳逼

呂太后

突厥三臺

大寶

一斗鹽

羊頭神

大姊

舞大姊

急月記

斷弓弦

碧霄吟

穿心蠻

羅步底

回波樂

千春春

龜茲樂

醉渾脫

映山雞

吳破

四會子

安公子

舞春風

迎春風

看江波

寒鴈子

又中春

翫中秋

迎仙客

同心結

大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膽勇而貌婦人自嫌不足以威敵乃刻木爲假面臨陣著之因爲此戲亦入歌曲

踏謠娘北齊有人姓蘇鮑鼻實不仕而自號爲郎中嗜飲酗酒每醉輒毆其妻妻銜悲訴於鄰里時人弄之丈夫著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疊旁人齊聲和之云踏謠和來踏謠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謠以其稱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毆鬪之狀以爲笑樂今則婦人爲之遂不呼郎中但云阿叔子調弄又加典庫全失舊或呼爲談容娘又非

烏夜啼宋彭城王義康衡陽王義季弟囚之潯陽後宥之使未達衝王家人扣二王

所囚院曰昨夜烏夜啼官當有赦少頃使至故有此曲亦入琴操

安公子隋大業末煬帝幸揚州樂人王令言以年老不去其子從焉其子在家彈琵琶令言驚問此曲何名其子曰內裏新翻曲子名安公子令言流涕悲愴謂其子曰爾不須扈從大駕必不回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爲君吾是以知之

春鶯囀高宗曉聲律晨坐聞鶯聲命樂工白明達寫之遂有此曲

記曰夫以廉潔之美而道之者寡驕淫之醜而陷之者衆何哉志意劣而嗜慾強也借如涉畏途不必皆死而人知懼溺聲色則必傷天而莫之思不其惑歟且人之生身所稟五常耳至有悅其妻而圖其夫前古多矣是違仁也納異寵而簿糟糠凡今衆矣是忘義也重衽席之虞輕宗祀之敬是廢禮也貪耳目之玩忽禍敗之端是無智也心有所愛則覷冒苟得不顧宿諾是棄信也敦諭履仁蹈義修禮任智而信以成之嗚呼國君保之則比德堯舜士庶由之則齊名周孔矣當爲永代表式甯止一時稱舉儻謂修小善而無益犯小惡而無傷殉

嗜慾近情忘性命大節施之於國則國風敗行之於家則家法壞敗與壞不其痛哉是以楚莊悔懼斥遣夏氏宋武納諫遽絕慕容終成霸業號爲良主豈比高緯以馮小憐滅身叔寶以張貴妃亡國漢成以昭儀絕冢嗣燕熙以符氏覆邦家乎非無元龜自有人鑑遂形簡牘敢告後賢

唐崔令欽撰

著作郎

教坊記終

宣統元年七月出版

不許複製

藏版者

集成圖書公司

印刷所

上海南京路
集成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集成圖書公司

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漢口 廣東 山西
集成圖書公司

經售處

各埠大書坊

古今說海全部計十二冊
定價大洋四元正

高 山 金
圖 贈 捐
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0142B

上海圖書館

